

七月的天空

■ 宁明

走进七月,就迎来一个伟大的生日当年,恰在这个红色的节日里我面对一面面澎湃的旗帜高举起了镰刀一样弯曲的手臂并将自己刚满十八岁的拳头庄严地举过头顶握成了一只坚强的铁锤

从此,我的羽翼模仿镰刀的样子学会了在蓝土地上收割无悔的青春我还时刻用镰刀的利刃警惕地剪除思想上随时可能冒出来的每一棵杂草

稚嫩的拳头像淬火一样变得越来越坚硬我的战鹰也被人们称作了“空中铁拳”经历过三十年的锤炼我已把当年在党旗前的庄严宣誓打造成了一个“蓝天卫士”的光荣称号

孩子,每当我飞翔在七月的天空心情就会比飘扬的旗帜还要激动我希望,七月的太阳像一面明亮而深邃的镜子注视着人生中的每一次起飞、降落你也像父亲一样用理想的羽翼轻轻擦拭七月直到它像那面旗帜一样一尘不染并清晰地映照出,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一颗最纯洁的心灵

石榴花开

■ 咏虹

在七一来临的时候你静静地扎根热恋的土地在绿洒山野的时候你勃发盎然生机瞬间凝固春的旅程点燃夏的激情与活力

你火般般绽放热情洋溢你赤子般回眸摇曳心曲迎着轻风拂面听着莺歌燕语你是东方的那抹红霞洒满街巷吉祥如意

火红的石榴花哟你盛开着别样的记忆江南的雨巷你守护温暖的家园不惧雷电风雨北京的胡同你饱尝人间烟火沐浴爱的洗礼抗疫的脚步中你迸发出多少真善美的情义你就是游子的乡愁啊你就是亲人的希冀

哦,火红的石榴花哟你铺展着无边的绚丽多少倩影为你驻足多少明眸为你痴迷今日火红的花儿为谁开为了凯旋者才下征鞍为了追梦者披上征衣为了新生儿平安降临为了红色血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版式设计:孙鑫

母亲爱唱《打靶归来》

■ 孔庆栋

今年过年回老家探亲,我在书柜里翻出一个旧书夹,打开发现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人党申请书,封面竟是母亲的名字。我好奇地翻看,读完后泪湿眼角,满纸皆是50多年前母亲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上世纪70年代,母亲高中毕业后加入了民兵组织,端起步枪,扛起锄头,一边抓训练一边搞生产,整日里风风火火。母亲说,那时训练内容繁多,队列、刺刀击杀、打靶……训练强度不亚于我们现在。训练虽然苦,但因为高涨的爱国热情,她和其他女民兵们从不知疲倦。每天早晨5点列队出操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伴随着跑步声,响彻山谷。每天下田劳动,她们一列女民兵,左肩扛枪、右肩扛锄头行进在田埂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休息间隙,母亲和一带姑娘们最爱做的事就是听“老革命”讲战斗故事。母亲也是在倾听战斗故事的过程中,萌生了入党的想法。

“连长的父亲曾参加过抗日战争,他常常给我们讲起战争的残酷。1941年,敌人袭击韩洪村,村里180多名村民躲进了煤窑洞里。敌人发现踪迹后,架枪先对着洞口一顿扫射,又点燃辣椒往洞里熏,再后来往洞里扇毒烟。为了保护村民,党员干部带头向洞口冲击,但因灶道太长,烟太浓,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母亲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故事中党员冲锋的壮举让她深受震撼。

连长父亲讲述的叶挺入党一事,让母亲下定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率众与数倍于己的对手浴血奋战7昼夜,最后决定以一己换部下,前往谈判,遭到扣押,囚禁长达5年2个月。1946年3月4日,在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叶挺重获自由。在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也是他继22

年前在莫斯科向中共旅莫支部写过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后,直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的人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叶挺同志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出狱后第二天就提交入党申请,可见其信仰之坚定。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奋斗的价值与意义,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向组织申请,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这副血肉之躯贡献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母亲在她的人党申请书中写道。

母亲说,那时,大家争相学习毛主席著作。她最喜欢毛主席的《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母亲是民兵尖子,也心怀一个当兵梦,但种种原因终与绿色军营失之交臂。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上学或工作中陆续入党,各自的配偶也都是党员,母亲对此非常高兴。我读军校,母亲尤其欣慰。大学入党宣誓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反复叮嘱我,要把入党誓词背下来,不要照着念,要牢牢记在心里。

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母亲第一时间提醒我们几个子女:“你们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医护人员,到了你们履行职责的时候了,赶紧忙工作去吧。”身为医护人员的大姐除夕之夜就去了抗疫前线。之后,大家陆续返回岗位,参与到抗疫工作中。

前几天,我参加集训时打靶,48环的成绩让我感觉良好,和母亲视频时看到了此事。没承想,母亲听完嗤之以鼻。我不解,父亲解释道:“你妈当民兵时,外号‘神枪手’,打靶不是50环就是



插图:徐金鑫

49环,你这水平还有待提高。”我听完赶紧向母亲请教瞄准技巧。视频里,母亲先是“轻蔑”一笑,随后,滔滔不绝地向我传授起了经验……虽然,当年英姿飒爽的母亲已年逾花甲,但提起当年的经历,依旧神采飞扬。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我想起,全家聚会时,母亲最爱唱这首《打靶归来》。母亲每次唱这首歌时,两颊晕染着绯红,眼里闪烁着光芒。

我从母亲“骄傲”的脸上,仿佛穿透岁月,看到了母亲那段与枪相伴的青春时光。那是一个年轻女孩守护祖国的火热激情。

弟弟林群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给出答案:“组织定了我去参加维和,去马里,过几个月走,去一年。”兴高采烈的他,还没发现母亲的变化。

“您放心,他们集体行动,安全有保障。”心思细腻的林超见状,急忙帮弟弟打圆场。

那晚过后,母亲独自离开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兄弟俩归队前,母亲像往常一样,给他们每人包上一包香椿芽,给弟弟的那一包要多些。母亲说,怕他出国后想家。

巧合的是,林超回到部队4个月,单位受命组建第15批赴苏丹维和工兵分队。他铆足劲刻苦训练,凭借着过硬的业务素质,被遴选为分队副队长。维和,这个令他心驰神往的梦想,即将实现。

那天,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中,出征的誓言气贯长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在出征仪式上,林超擎起右拳,迎接着属于他的荣耀时刻。当视线越过鲜红的八一军旗,他突然看到,母亲正站在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林超的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仪式结束后,母亲把带来的香椿饺子和一包香椿芽递给林超。林超一把抱住了母亲……

“转眼到了春节。林超收到母亲发来的一段视频,“香椿王香椿王,你发姐来我发长……”视频中,林超的女儿站在香椿树下,用稚嫩的声音念着。在林超的记忆中,小时候,每次过年,母亲都会让他们兄弟俩抱香椿树,盼着他们茁壮成长。

视频中,母亲嘱咐着林超:“妈啥都懂,你在异国他乡不容易,要踏踏实实做事。你是副队长,要让大伙吃饱、吃好!”林超聆听着母亲的教诲,感动之余,心中多了一份笃定。

这一天,林超拿出珍藏的香椿芽,特地为大家炒了一盘香椿炒蛋。对于林超来说,那是儿时母亲做的美味,也是世间珍贵的美味。

转眼间,维和将近两年。在国外的工作并不轻松。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官兵铆足了劲,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好准备。清整给养物资、评估保障能力、组织野炊训练……林超每天奔忙在各个点位。

多年来,工作之余写写日记,是林超入伍后养成的习惯。只言片语,字里行间,是他点点滴滴的思想和成长。

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香椿树长高了,我们兄弟俩也长大了,就让我们来保护家人,来守护我们可爱的国家……”

不知何时,流年的脚步走了许多回忆。太姥姥也在母亲去了军营后渐渐老去。至今犹记我小时候,每次母亲往老家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亲人总会向母亲告状,说太姥姥又不听话了,这么老年纪,路都不稳,还每个月自己跑出去交党费,就是不让别人帮她代交。每次听到这里,母亲总会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感慨:“咳,这老太

“党费是什么?”年幼的母亲继续好奇地追问。

太姥姥干脆把母亲抱在怀里,像平时给母亲讲故事一样,把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党员,党费又是用来做什么,给母亲讲了一遍。母亲说,那是她人生的第一堂党课。很多年后,母亲穿上军装的时候,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太姥姥给她上的那堂党课。

不知不觉,流年偷走了许多回忆。太姥姥也在母亲去了军营后渐渐老去。至今犹记我小时候,每次母亲往老家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亲人总会向母亲告状,说太姥姥又不听话了,这么老年纪,路都不稳,还每个月自己跑出去交党费,就是不让别人帮她代交。每次听到这里,母亲总会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感慨:“咳,这老太

“党费是什么?”年幼的母亲继续好奇地追问。

太姥姥干脆把母亲抱在怀里,像平时给母亲讲故事一样,把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党员,党费又是用来做什么,给母亲讲了一遍。母亲说,那是她人生的第一堂党课。很多年后,母亲穿上军装的时候,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太姥姥给她上的那堂党课。

家庭秀

一个敬礼/托平多少的眼辛
一双大手/托起滚烫的心愿
微风吹来
晴空蓝天
漾起无尽的蔚蓝
耿欣配文

定格

“爸,你看我敬的军礼标准吗?”初中时陈彦同穿着父亲的军装高兴地问。陈彦同的父亲陈建华是扎根深山23年的“老联勤”。近日,半年未见父亲的陈彦同,来到联勤保障部队某基地,穿上父亲的军装,当起了“小兵”。他从小就有一个愿望——接过父亲的钢枪,守护祖国河山。

张先达摄

铭记

■ 李芊卓

那段日子,母亲和军休中心的老干部们忙着给武汉捐款,支持抗疫。母亲捐完款后,幽幽地对我说:“要是你太姥姥还活着,她肯定得捐出好几个月的党费。”我一听,就知道母亲又在思念她的姥姥了。

太姥姥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是一位个子矮小、有些驼背,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她似乎总喜欢拄着拐杖站在院门口,望着大街上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路人。

我小时候只见过太姥姥两三次。我对她的印象大多来自母亲。母亲是太姥姥一手带大的,对太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后来,母亲穿上军装离开家乡。再后来,她嫁给了当海军飞行员的父亲,调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因此,老家就离她越来越遥远。

那时候,探亲假是四年一次。每当母亲想念太姥姥的时候,总会跟年

幼的我唠叨很多太姥姥的故事。太姥姥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从那些林林总总的小故事中拼凑并鲜活起来的。

可别小看了这位老太太。她年轻的时候扛过枪,打过仗。全国解放后,她干脆利落回到家乡,投入到家乡建设中。当我听母亲跟我讲太姥姥的这段往事时,我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想象着当年太姥姥扛着枪、飒爽英姿的模样。

除了扛过枪,打过仗,我对太姥姥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和她的党费。母亲说,“太姥姥有块干净的手帕,里面总是包着几张崭新的人民币。”

那时,母亲年幼。她曾天真地问过太姥姥,这钱是不是给她买糖吃的。当时,太姥姥弯下腰,轻轻地刮了一下母亲的鼻子,自豪地回答:“憋妮子,这是姥姥的党费,姥姥每个月都要交党费呢!”

香椿树下

■ 王大方

杨邦照

法希尔超级营地的中国工兵营区内,雨水将板房屋顶敲得“噼啪”作响。这天是母亲的生日。四级军士长林超执行完保障任务,匆忙赶回宿舍,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得知弟弟林群如期完成维和任务,安全回到了母亲身边,林超的心里长舒了一口气。通话结束,母亲给他发来一张照片。透过照片,林超一眼便看到了一家人背后那棵高过院墙的香椿树。

小时候,林超和弟弟林群经常在香椿树下嬉戏,搭鸟窝、挂灯笼、荡秋千。清明前后,母亲总会掐一把香椿的嫩芽,配上豆腐、切碎、滴油、拌匀,美味至极。夏天,一家人会把餐桌搬到树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这棵香椿树,承载了林超数不尽的对于家的记忆。

林超从行李中,拿出一包香椿芽,冲上热水,热腾腾的香气扑面而来。离家前,母亲亲自晒了香椿芽,让他带着。由于数量不多,他一直不舍得喝。

前年4月,林超和林群相约,一道回家探望年迈的母亲。母亲特意为他俩煮了一锅香椿面。餐桌上,伴着香椿面飘出的腾腾热气,两兄弟掏出为母亲准备的“礼物”:哥哥林超的是一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弟弟林群的是一枚联合国贝雷帽金属徽章。

驾坦克、开吊车、立三等功,从参军起,弟弟总是样样走在前。林超盯着这枚金灿灿的徽章,止不住羡慕。然而,不一会儿,母亲的神色变得格外凝重:“你这是干啥?要去哪?啥时候回来?”母亲紧张地询问。

弟弟林群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给出答案:“组织定了我去参加维和,去马里,过几个月走,去一年。”兴高采烈的他,还没发现母亲的变化。

“您放心,他们集体行动,安全有保障。”心思细腻的林超见状,急忙帮弟弟打圆场。

那晚过后,母亲独自离开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兄弟俩归队前,母亲像往常一样,给他们每人包上一包香椿芽,给弟弟的那一包要多些。母亲说,怕他出国后想家。

巧合的是,林超回到部队4个月,单位受命组建第15批赴苏丹维和工兵分队。他铆足劲刻苦训练,凭借着过硬的业务素质,被遴选为分队副队长。维和,这个令他心驰神往的梦想,即将实现。

那天,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中,出征的誓言气贯长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在出征仪式上,林超擎起右拳,迎接着属于他的荣耀时刻。当视线越过鲜红的八一军旗,他突然看到,母亲正站在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林超的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仪式结束后,母亲把带来的香椿饺子和一包香椿芽递给林超。林超一把抱住了母亲……

转眼到了春节。林超收到母亲发来的一段视频,“香椿王香椿王,你发姐来我发长……”视频中,林超的女儿站在香椿树下,用稚嫩的声音念着。在林超的记忆中,小时候,每次过年,母亲都会让他们兄弟俩抱香椿树,盼着他们茁壮成长。

视频中,母亲嘱咐着林超:“妈啥都懂,你在异国他乡不容易,要踏踏实实做事。你是副队长,要让大伙吃饱、吃好!”林超聆听着母亲的教诲,感动之余,心中多了一份笃定。

这一天,林超拿出珍藏的香椿芽,特地为大家炒了一盘香椿炒蛋。对于林超来说,那是儿时母亲做的美味,也是世间珍贵的美味。

转眼间,维和将近两年。在国外的工作并不轻松。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官兵铆足了劲,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做好准备。清整给养物资、评估保障能力、组织野炊训练……林超每天奔忙在各个点位。

多年来,工作之余写写日记,是林超入伍后养成的习惯。只言片语,字里行间,是他点点滴滴的思想和成长。

这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今,香椿树长高了,我们兄弟俩也长大了,就让我们来保护家人,来守护我们可爱的国家……”

不知不觉,流年的脚步走了许多回忆。太姥姥也在母亲去了军营后渐渐老去。至今犹记我小时候,每次母亲往老家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亲人总会向母亲告状,说太姥姥又不听话了,这么老年纪,路都不稳,还每个月自己跑出去交党费,就是不让别人帮她代交。每次听到这里,母亲总会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感慨:“咳,这老太

“党费是什么?”年幼的母亲继续好奇地追问。

太姥姥干脆把母亲抱在怀里,像平时给母亲讲故事一样,把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党员,党费又是用来做什么,给母亲讲了一遍。母亲说,那是她人生的第一堂党课。很多年后,母亲穿上军装的时候,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时候,她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太姥姥给她上的那堂党课。